

文学辑

开心女孩

秦文君 / 著

Kaixin Nühai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小学生文库·文学辑

开心女孩

秦文君 著
洪钟奇 绘画

Kaixin Nühai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小学生文库

开心女孩

秦文君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(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书店经 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5×1194 1/32 印张 3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0-5491-8/G · 5733 定价:6.50 元

《开心女孩》里收录了 46 个有趣的故事，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幸福童年，她有慈爱的父母，调皮的弟弟，更有一群可爱的伙伴：邋遢的鲁鲁，聪明的锦发，以及乖巧的小燕，还有酷爱恶作剧的小鸽。这些孩子在一块朝夕相处，于是，就引出了许多充满童趣、看了开心的事情。

这本书用一种类似于“孩子的自白”的艺术手法写成。因此，读过它的读者一定要问：这是不是作者在写自己的童年生活？我可以说，我的童年最开心的那部分都写在这本书里了，但是，不开心的那部分没写进去。我的一位好友曾建议我再写一本《伤心女孩》，与这一本《开心女孩》配成一对。

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所有的读者少一点伤心，多一点开心，这就是我急急忙忙写出《开心女孩》，而迟迟不愿提笔写《伤心女孩》的原因。

最后，我还要告诉小读者，在我写作《开心女孩》时心里真的很开心，充满阳光，那是因为童年时得到过的爱和欢乐至今仍存在心中……



长 辈 梦



小时候我发疯一样想成为大人，做长辈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有各种权利：可以有装秘密的抽屉，带着暗锁；钱袋里永远不会是空空的，可以竖起指头同小孩们谈自己的高见。特别想当的角色是妈妈，妈妈能决定孩子星期天去哪儿，能随便开食品柜，能戴戒指穿丝袜，能同爸爸一块去参加别人的婚礼。这些都是我梦想的事。

我没找到过教人做妈妈的书，可是我在这方面有些天才。最初，是做了布娃娃的妈妈；那个娃娃叫阿婷，圆脸红裙，我会给她编八条小辫子，乍一看，就像头上排了电线，还用彩纸给她做过一条披巾，可惜摆弄多了，她的胳膊掉了，再后来头也不知去向，变成个无头独臂的怪胎。阿婷消失后，我再也不想要布娃娃了，觉得意思不大，因为布娃娃太省事了，不需要催她快把汤喝光，也不需要叮嘱她别睡懒觉、别忘了带手帕。一天，邻居小燕来求我给她编小辫，我突发奇想，说给她当一小时妈妈。

小燕爽快地答应了，像真的—样，一口一个“妈妈”地叫，但在这亲爱诱人的称呼间加入了许多新要求。

“妈妈，右边的辫子重编，太高了。”

“妈妈，把你的紫色蝴蝶结给我用用。”

“我口渴得很，妈妈，有没有酸梅汤？”



“你手太重了，怎么搞的，妈妈连这都不会做！蝴蝶结错了。”

我这一小时的实践吃足了苦头，让这娇“女儿”指挥得连气都喘不过来。她刚想让我洗盛酸梅汤的茶缸，我跳起来大叫：“时间到了！”

我想怂恿小燕也当一小时妈妈，让她也尝尝滋味，不料，她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一辈子不做妈妈，我怕小毛头拉屎。”

正说着，妈妈回来了，她打量着乱糟糟的房间，立刻卷起袖子去洗盛酸梅汤的茶缸，小燕暗笑，说：“还是做女儿好，做妈妈太辛苦。”我怪她太懒惰，正巧妈妈问：“谁把茶缸磕掉一块搪瓷？”

“不是我。”小燕说。其实是她刚才做女儿时发脾气用力在桌沿上敲了一记。她见我想开口，抢先一步说：“弄坏时你是妈妈，全怪你。”

那缸子是妈妈的爱物，可她却没法大喊大叫，就因为她是妈妈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急巴巴地做长輩梦了，情愿不穿丝袜，情愿只是用锡纸做一个假戒指。



很奇怪，当我真的变成一个穿丝袜、戴戒指的妈妈时，却一点也不觉得不合算，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



男 孩



我念二年级时，班里有个男孩，外号刘大胆。他话不多，出口就是“怕什么”这三个字。所以他的外号流传很广，叫他的真名反而觉得很拗口。

刘大胆几乎是全世界最大胆的男孩，他常跟卫生老师藏在柜子里的一具骷髅握手，敢在学校七楼的屋顶上表演扭秧歌，甚至还敢同学校看门的校工顶嘴，当面叫他“看门狗”。总之，世上没有吓得到他的事。

当时，我是个遇事战战兢兢的女孩，有时想捣乱却又不敢冲在前面，所以特别崇拜刘大胆。听说刘大胆的妈妈是家庭妇女，胆小极了，连一只蟑螂爬过都要惊叫起来。他的爸爸是船上的大副，难得回家，因此胆小的妈妈平素只能把他的操行记在本子上，等他父亲回来了再教训他。

校工不知从哪儿也晓得了刘大胆的情况，我亲眼见他点着刘大胆的鼻子说：“那笔账先记着，等你爸爸回来再总算账。”

刘大胆咧开嘴巴笑，说：“怕什么？”他似乎很爱他的父亲，亲手做了一个木制的轮船模型，有时还把模型叫做“勇敢的父亲号”，因此我们都不相信刘大胆会有个凶恶的爸爸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的父亲要回来了。刘大胆这天穿着雪白的衬衣来上学，说是放学后去码头接船。课间时，他的新衬衣让钉子拉了两个口子，一



只手肘露出来，他一脸惋惜地抚着那两个口子，没有平日满不在乎的神色，更没说“怕什么？”像是真心为这一切难过。

放学时，刘大胆冲在最前头，到了校门边，他突然停下了，脊背在校门边蹭来蹭去，有点手足无措。我看一个肤色黑黑、风尘仆仆的男人在校工交谈，紧接着，听到刘大胆叫了声：“爸爸，你提前回来了。”

那男人招招手，刘大胆飞奔而去，他手举得高高的，手肘的那块碎开的布也扬起来。他的父亲脸色愠怒，边说着什么，边动手推搡刘大胆，我听见刘大胆怯怯地说：“爸，别在这儿打我，求你。”

可是他的爸爸还是推搡他，走几步，忍不住打他一下。也许他的满怀的亲情让校工弄成了怒火，或许是儿子的样子使他失望，他一定没看见儿子眉宇间的懊悔和对父亲热切的爱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却逃走了，也有种挨打挨骂后的屈辱感，仿佛早同刘大胆有了牵连。我不知他的爸爸为何听不到他的哀求？这也许是她一生唯一的一回低三下四。



小狗萨拉



小狗刚抱来时，有点懒兮兮的，总打哈欠。妈让我们给小狗起名，说是谁起的名字好，小狗就由谁先喂养一个月。那时，我们做梦都想屁股后面跟一条忠实的狗。大弟弟管小狗叫小嘛，妈大幅度摇头；小弟弟说叫瞌睡虫，妈仍是摇头；那天家里正好做了一大盘沙拉，我灵机一动，说就叫萨拉吧，这样，萨拉就成了我的狗。



萨拉是世上最馋的狗，它几乎什么都吃，吃肉、吃鸡、吃蛋炒饭，甚至还能津津有味地嚼奶糖，几乎尝遍了我能弄到的所有好吃的东西。它的皮毛开始发亮，特别让人陶醉的是，每次我给它好东西吃时，它都使劲地摇尾巴。它的低头哈腰让我感觉到崇拜，于是我就时时想法搜集美味食品。渐渐地，萨拉拒绝再吃狗食，只肯吃好东西。

母亲大摇其头，但她禁不起我的恳求，终于答应把每晚的剩菜赏给萨拉。于是，每晚吃饭我都紧盯着弟弟们的筷子，生怕他们吃空盘子，让萨拉饿肚子。

有一次，母亲请一位亲戚吃饭，那位亲戚大约是贵宾，反正母亲把晚饭准备得极丰盛，好像要请十位客人似的。我看见萨拉像猜到能大会餐了似的，欢乐地朝我摇着尾巴。可谁想到，那贵宾的食量大得惊人，他边聊边吃，几大盘肴肉、鸡腿



都填进肚内，而且连饱嗝也不打一下。最令人不安的，他还反客为主，硬把菜夹在父母碟子内，他们只好边叫吃不了边硬着头皮咽下去。萨拉可怜巴巴地蹭着我的裤腿，仿佛求我为它伸张正义。后来，那贵宾把盘子吃得都见底，只剩下几块烩牛肉了，但仍没打住的意思。终于他呷了一口酒，放下筷子放裤带，我眼疾手快地端过牛肉盘子说：狗饿了，我去喂它。

那次，那贵宾倒没发火，也许他食量大，气量也跟着大。倒是母亲极为生气，说我无礼，说我宠坏了小狗，而且，当下剥夺了我对萨拉的监护权，说由她喂养萨拉。

萨拉由母亲喂养之后，突然成为一条驯良的小狗，规规矩矩地舔食盘中的狗食，母亲偶尔犒赏它一根肉骨头，它会摇半天尾巴，而且将骨头啃得比刀削过还干净。

萨拉后来仍常朝我摇尾巴，但已没了过去的狂热，仿佛也有点怪我太宠它了。

小狗萨拉后来果然成为一条勇敢、勤快的狗，可惜，几年后它生病死了。直到今天，想起它的死我都很难过，它确实是一条令人难忘的狗，它的美好、可爱像一幅画留在我心里。



金狮扣



我十岁生日时，母亲很隆重地给我做生日，来了一些客人，有送糖果的，有送洋娃娃的，也有送童装的。那时，我最不喜欢的礼物就是童装，因为童装妈很乐于添置，而让她掏钱买糖果和玩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我总觉得送童装的客人有点笨。

然而，生日时有人送了件与众不同的童装却让我喜欢。那衣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可是衣扣十分漂亮，是铜的，画着金狮，金狮身上还写着“好运”二字。生日以后，我就总穿着这件衣服，本想快快将衣服穿破，可以将扣子剪下来作收藏品。不料，第二天出门，就感觉到，这金狮扣子真带来好运气。首先是平时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朝我微笑了一下，另外，它还让我一下子成了体育明星。



我们小学体育教师是摔跤运动员出身，所以总在上课时让女生同女生摔跤，男生与男生摔跤。我平衡能力差，往往一上软垫就摇晃，被人几个回合就扳倒了。然而那天却产生了奇迹，和对手抱作一团，还没怎么用力，对手就倒了下去。接连换了几轮，回回如此。体育老师对我竖起大拇指，还当场教我几乎新招。就在他询问我是否想去少年宫的摔跤技巧队时，我的一位手下败将叫道：“是她的扣子卡得我痛得受不了。”这消息传

开后，每次摔跤前总有人向我借衣服，仿佛这就是冠军必备。甚至还有男生来借，为了侥幸胜一次，竟不顾这衣服是女式的。

穿这件衣服期间，我捡到过一颗硕大的珠子，作文得过两次“优”，前后共得到过数学老师三次微笑，甚至还得到妈的表扬，她说我朴实了，不再把衣服换来换去翻新花样了。其实，她哪里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出于我对金狮扣的迷信。

再后来，衣服渐渐地破旧了，金狮扣也一颗一颗掉光了。好在生活中的好运却没丢，我仍能在交一份整洁的考试卷后得到数学老师的微笑；也时常能在路边捡到别人不以为然的爱物；甚至还有同学时常说我很慷慨，我也不知这说法出典何处，也许是指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出借那件衣服。反正，直到如今，想到金狮扣我都有种喜悦的心境，而世上像这么能带给人永久的美好回忆的扣子，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



金狮扣给我带来好运气，我为此快乐、积极，心像长上了一对翅膀。然而，真正的好运气是由那种自信带来的，它能比金狮扣更永恒。



忙人



我小时候，几乎没什么空闲，天天奔进奔出，妈妈说我比市长还忙。妈偶尔差我干点活，比如买几根油条，我接过钱就走，往往一两个小时回不来。其实要找我也不难，我肯定是在小街上徜徉。

我家后门就有一条小街，有许多手艺人那儿设摊，有叮叮当当敲打着的铁皮铺，有香喷喷的煎饼铺，还有炸糖糕的、修棕棚的。我喜欢看铁匠把马口铁敲成烟囱、水桶，也喜欢看摊煎饼的把面糊摊成极圆的薄饼。我真心向往有这么一手娴熟的手艺，有时就看迷了，不断创下新纪录：手上的油条掉在地上也全然不知，或者是一口气在那儿站得腿软，一下子坐倒在地。

铁匠是个脸黑黑的汉子，戴一块白围布，他脾气极暴躁，出口尽是粗话；摊煎饼的是个女子，脸白白的，伶牙俐齿。一次，不知为何他俩吵起来了，铁匠不是那女子的对手，便冲着我们围观的人发脾气，说我们挡在铺子前让他心烦。可是不吵架时，他从不赶我们走，所以我特别盼望他们休战或是相互认了干亲。

不料，他们天天吵，铁匠气得像凶神，所以我不敢走近。我只能去敲顶楼邻居的门，在窗口往那儿张望。远远望去，人像蚂蚁一样，见他们忙忙碌碌地做生意，一边还忙中抽闲地吵架。听不清



他们说什么，但能知道那女子伸长脖子正对着铁匠的话斩头去尾，抓住其中几句不放；而那铁匠气得喘不过气，使劲用锤子敲打着一块铁砧。这本是这出戏的高潮，可惜在高处像隔了一层，又像前一排坐了个壮士把视线挡住大半，好不令人懊恼。我趴在顶楼窗台上喝水，不小心水洒下去半杯。霎时间，那两个人不吵了，一同仰起头往上骂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后来竟不接着吵了，不知道是天天吵同样的内容有些腻了，还是在被同一杯水浇了之后突然有了亲近感，更可能是在一同骂楼上人时把怒气全带出去了。反正，他们停战了。

从此我又能常常在那儿观望了，运气好的时候，那女子会顺手撕一半煎饼给我，那种煎饼往往是特别脆，特别大，她舍不得卖就留起来。有一次，我还得到铁匠用边角料做成的一个小铁盒，看样子，他们喜欢我。但直到今天他们也不知道，那个从楼上洒下水的人是我；更不知道那是无意的，根本不值得大动干戈。

超级演员



我的歌唱得不怎么好，高唱不上，低也唱不了，每次考音乐，老师总是没耐心听我唱完，往往唱到一半她就挥挥手说：下一个开始。

我的女伴小燕却是能歌善舞的，她一唱歌，眼睛就发亮，很陶醉的样子。我喜欢她的活跃，她却喜欢我对音乐的不入门，这样我就能成为她的听众，而不跟她争着当演员。

小燕常常练嗓子，把音拔得又高又尖，一个劲地往人耳中钻，有人说听起来像鬼叫，她倒不生气，说练出这种效果不容易。

有一天，小燕来找我，说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场歌舞会，地点就在她家，她让我参加，并且让我再邀请些同学。她把手写的海报给我，那儿像国际明星演出时一样写着：一流的艺术。我去请同学，她们不是说要去看电影就是说放学后母亲不准。我把这一切告诉小燕，她伤心异常，几乎要抽泣起来，说是为那些人可惜，因为她们失却了一次大饱眼福的机会。

然而，小燕真有肯为艺术牺牲一切的劲头，第二天，她递给我一张新海报，上面增加了一行字：奉送每位观众一客冰淇淋。小燕家很有钱，但平素她是个对钱极仔细的人。

歌舞会如期开演，小燕连报幕也自己担当了，总之，所有表演的项目她都一人独揽。她唱歌



时，大家都在吃冰淇淋，因此谁也没感觉她的嗓音拔得太高，更没人议论说是鬼叫，小燕为此激动得亲自拉幕布时绊了一跤。

那日，小燕还演了许多别的，比如独舞、健美体操等等，但那都平凡得让人过目就忘，唯一印象深的是她表演说单口相声，那时大家刚吃完冰淇淋，正友好地朝演员微笑，演员受了感染，也笑。往往说半句话就笑得俯下身子，大家越催，演员就越笑得厉害。先是有些观众还觉得受捉弄，后来，因为演员笑得太可笑了，他们也忍不住大笑。大概是台上的笑台下的，而台下的笑台上的，人人都觉得开心。

小燕开演出会的事不胫而走，许多同学都抢着要求来参加，但小燕没再答应，不知是不愿意重复还是怕到不了那第一次的效果。有人说小燕是舍不得再奉送冰淇淋。可我不相信，因为小燕是那种能从表演中获得幸福的超级演员，而超级演员永远肯为艺术付出冰淇淋的。





天才警察

我有两个弟弟，他们两个只差一岁，一样的大头，一样的犟皮气，连手劲都差不多大，又是相互不服气，所以妈不在家时我就得当警察，保卫家中安全。

他们两个每天都可能爆发战争，比如走路都是大摇大摆的，不小心就撞到一块，然后就吵起来，质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”相互都这么说同一句话，可是人却慢慢逼近，大有推翻对方的意思。

这时，如果出个一般化的警察，不用说，根本劝阻不了；出个愚蠢的警察就几句风凉话，火上浇油，更会使他们恼恨对方。好在我有这方面的小天才。

我塞给他们每人一张纸，让他们把骂对方的话全写下来。我说：“这样就不会漏掉想骂的话了。”他们怕吃亏，抢着写，写不出的生字还问来问去，问到后来两个人就笑到一堆去了。

这方法很快就用旧了，于是又想了许多新点子，反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。

他们吵完架，又成亲兄弟。妈让他们每天洗

